

章炳麟淵博怪誕

袁 宙 宗

章炳麟性本落拓，治學範圍甚廣，政治、經濟、社會、宗教、哲學等無所不包，然以文字學爲其所長，對中國國學根基深厚，被人尊稱爲國學大師。他傲岸自恃，睥睨一世，很難信服別人，他對門人弟子稱「尊信國史，保全中國語言文字」，並以中國文化道統自任。自謂：「上天以國粹付余……緊素王素臣之迹是踐。」帶有過去文人通病，既兀傲，又固執，兼有幾分瘋癲，許多人因而稱他爲「章瘋子」。光緒二十五年在日本與孫中山先生結識，參與革命排滿，後來一度與孫先生交惡，與陶成章聯合發展光復會。

梁啟超在上海辦「時務報」時，曾聘太炎爲編輯。戊戌政變發生，梁啟超逃亡日本，章太炎因有新黨之嫌，後來亦去日本避居梁啟超處（梁在橫濱辦清議報），彼此交情不惡。晚年在蘇州講學時，對學生說：「文求其工，則代不數人，人無數篇，大非易書，但求能入史斯可矣。若梁啟超輩，有一字能入史耶？」對梁任公的評價未免太苛，有薄知己。民國二年，袁世凱籠絡章太炎，委之爲東三省籌邊使，後與袁發生齟齬，被拘於北京三年，至袁死始獲自由。民國六年，孫中山

先生在廣州組織護法軍政府，任章太炎爲秘書長，因與胡漢民意見不合，不久離去。晚年在蘇州創立「國學講學會」並羅致國內學者講學，章太炎本人於每週二主講一次，民國二十五年六月十四日病逝蘇州，享年六十九歲。

名師之教考試趣聞

章太炎，幼名學乘，字枚叔，後更名絳，又改炳麟，號太炎，浙江餘杭人，生於清穆宗同治七年（西元一八六八）十一月三十日（夏曆）。九歲起承外祖父朱有虔之教，引述王夫之、顧炎武等人的反滿故事，啟發了民族思想的根芽。外祖父年紀已老，不堪勞累，十三歲以後改由乃父章濬原親自教誨。

光緒九年（西元一八八三），章太炎應童子試，不中，自此不參加科舉。

對章太炎品格和思想影響最深的要算他的幾位老師。他在二十三歲時（光緒十六年）入杭州「詒經精舍」，這個學校有幾位名師傳授弟子，如俞樾長於小學（文字學），譚仲儀長於訓詁，高宰平長於修辭，皆爲一時之選。他在這個學舍

讀了七年之久，對俞樾的文字學最有心得，使他終身受用不窮。

俞樾號蔭甫，道光三十年（西元一八五〇）進士，世稱曲園先生，晚年稱曲園老人。爲晚清一代經師，咸豐五年（一八五五年）簡放河南學政，主持地方考試，在這段期間他出了一些怪題如「獸蹄鳥迹之道」「鷄鳴狗吠相聞」（見徐彬彬「凌霄漢閣筆記」）劉大白說：

「湖州德清俞樾，是清末著名的樸學大師，但他如果不在河南學政任上出了些怪題目，也許未必能成爲樸學大師。因爲他不出怪題目，便不會革職，也許一路飛黃騰達地做了大官，便沒有空工夫來專心著述。」（故事的場子）

據說他的怪題還有「王速出令」「陽貨欲「國家將亡」「必有妖」「崔子弑齊君」「君夫人」等。咸豐七年，御史曹登庸劾奏「割裂試題，才不稱職」而罷官。從此他到蘇州「紫陽書院」、上海「求志書院」講過學，後到杭州「詒經精舍」講學三十餘年。

章太炎的性格，大約受曲園老人的影響很大，後來他入民國時代，一度在湖北主持縣長考試

，應該的人，大多為清代的讀書人，熟讀經史，章太炎他出了兩個試題是：「宰相出自州郡」「區田荒旱之法」，考生面面相覷，不知出自那部經典，沒法下筆。有一位應試的老夫子，站起來請主考大人對題目加以解釋。章太炎大怒曰：「這樣簡單的題目還不能作，怎麼能做父母官、百里侯，你們自己去想一想！」

大家只有暗暗叫苦。有一位考生，實在無法下筆，心有不甘，於卷上題詩云：

質然應試入場來，題目離奇亦怪哉！

不識州郡將誰問，區田荒旱更難猜。

宰相一官安可冀，未習農工只自哀；

可恨試官偏作對，這回考試我垮臺。

章太炎閱卷至此，以為縣長雖不可取，但筆下猶可，准以湖北省政府秘書試用。他的作風，有類乃師俞曲園，但他早年頗有青出於藍而勝於藍之概，一度有「謝本師」之作，否認與曲園師生關係，後來有些悔改失言，修訂文錄時刪去此節，在「說林」中說「研精故訓而不支，博考事實而不亂……每下一義，泰山不移，若德清俞先生，定海黃以周，瑞安孫詒讓，此其上也。」

章太炎在杭州「詁經精舍」求學七年，年已二十九歲，時梁啟超和夏曾佑在上海辦「時務報」，約太炎至上海任撰述，從此他便踏進了社會的歷程。

東瀛報戶口的妙句

章太炎在三十一歲之年，「時務報」已改組

為「昌言報」，因為梁啟超已赴北京，改由他擔任主編，是年秋，「戊戌政變」發生，引起軒然大波，維新派被殺的殺，逃的逃，他因與新派分子有來往，避往臺灣，在「臺灣日日新報」或稱「臺北新報」任特約撰述，撰論時文，排斥清廷，並勸康有為、梁啟超勿倡保皇，效忠異族，因與日人臺灣民政廳長官後藤新平不合，乃轉赴日本橫濱，見梁啟超在該地辦「清議報」，乃往依之。當日本警察廳前來調查戶口，交付表格要他填寫，於是他將表格亂填一通，如：

出身：私生子。

年齡：萬壽無疆。

職業：聖人。

弄得日本警察啼笑皆非，擬驅逐出境，由梁啟超出面說情了事。就在這年（光緒二十五年）在梁啟超處得遇孫中山先生，彼此交談甚洽，時中國在日本的留學生，掀起革命風潮，多參與其事，章太炎乃著「楯書」，鼓吹滿人仇視漢人，逼迫已甚，欲復興中華，必須推翻滿清。

光緒二十七年，章太炎已回國任「東吳大學」教授，他又發表一些怪誕言論，曾用「李自成胡林翼論」為題，要學生比較討論，兼又遍刻「楯書」分發，引起清廷官方不滿，江蘇巡撫恩壽前往查究，章太炎又走避日本。

光緒二十九年（西元一九〇三），章太炎在上海「愛國學社」任教，該社由蔡元培所創，為革命黨人聚會之所，章太炎與張繼、鄒容、章士釗等交往甚洽，鄒容著「革命軍」一書，章太炎為之作序，刊登「蘇報」，為兩江總督魏光燾所

控，被捕入獄，判刑囚禁三年。鄒容則判囚禁二年。鄒容因年少氣盛，不勝其苦，於光緒三十一年三月，瘐死獄中。章太炎自分必死，曾留下絕命書云：「上天以國粹付余，自麟之初生，迄於今茲，三十有六年，鳳鳥不至，河不出圖，惟余亦不任宅其位，緊素王素臣之迹是踐，豈直抱殘守缺而已，又將官其材物恢明而光大之。懷未得遇統緒，國故民紀，絕於余手，是則余之罪也。」

章太炎所云，氣勢頗壯，然亦近狂，他後來雖出獄未死，但新文化運動所提出的「全盤西化」，摧殘國故，他亦莫奈之何也。

排滿思想與五無論

光緒三十二年（西元一九〇六）五月八日，章太炎刑滿出獄，東渡日本，由孫毓筠之介入同盟會，並主編「民報」，宣揚民族革命思想。據他自己說，十三、四歲時讀蔣氏「東華錄」，看到清廷文字獄中濫殺呂留良、曾靜等，在他幼小的心靈，已激起對滿人的憤恨。十八、九歲讀全祖望的文章，所述南田、臺灣各種事件甚詳，產生對浙人雪恥的心理。讀到王夫之的「黃書」，排滿之志益決。他在三年的囚禁生活，對滿清的仇恨更增一層，所以他論述清代學人，往往以反滿為評價標準，故最推崇王夫之、顧炎武等人。

他在留日學生歡迎會上演講，主張把民族的感情，訴諸於中國的歷史，亦即訴諸於中國國粹。中國古代人物的事迹，亦為中國民族思想的來源。他推崇劉裕、岳飛，因為他們都是打擊胡人的能

手。他也推崇顧炎武、戴東原，因為他們鼓吹反滿思想。他在「民報」上面發表了很多排滿論文如「排滿評議」「討滿洲檄」「定復仇之是非」「五無論」等。所謂「五無論」是指一為無政府，以免種族之爭；無錢幣，以免階級之爭，無軍器，以失相爭之具；無牝牡相交，父子相繫，以免情愛之爭。二為無聚落，使農為游農，工為游工，女為游女，使膏腴、溫濕地區的人民與苦寒、貧瘠地區的人迭相遷變，以破範圍，以杜爭端。三為無人類，從「斷人道而絕其華乳」着手。無人類自然無政府、無聚落及一切相爭之事。四為無衆生，在人類絕滅之後，可免人類由進化而再生，如此微生物亦不存在，世界將可安然。五為無世界，世界為人類及衆生所依持，所見證，如無人類及衆生，世界等於不存在。

這種主張，可以說是章太炎在滿清政府壓迫之下所產生出的一種憤世嫉俗的怪論，所謂「無人類」「無衆生」「無世界」則宇宙趨於毀滅，還談甚麼民族問題、學術文化等。所以有他這些怪異的言論，不久即與孫中山先生發生歧見。光緒三十三年因與孫中山先生交惡，轉與陶成章等發展「光復會」。該會原由太炎、蔡元培、吳稚暉等所組成，後來陶成章、馬宗漢、徐錫麟、陳平伯、秋瑾等均參加。章太炎早在光緒二十八年發表「中夏亡國二百四十二年紀念會敘」，要國人效法李定國、鄭成功、張煌言、瞿式耜、何騰蛟、李成梁等對光復明室的努力。次年在鄒容「革命軍」作序，說明革命與光復之不同。他以為同族相伐謂之革命，驅除異族謂之光復，中國既亡於

胡人，即當謀光復，不必言革命，所以他始終堅持光復主義之主張。他以為復仇的行為野蠻而不可法，但種族的仇恨又當例外，可以實行復仇，以達光復種族、光復政權。可是，不能採用趕盡殺絕的野蠻行為，殺盡所有滿族人，祇能殺些作惡多端的腐敗滿洲官吏為已足。

撒尿對罵當場拜師

章太炎在日本編「民報」之餘，頗有餘閒，一夜，正在寓所寫文章，忽聞窗外颯颯之音如瀑布下瀉，一股腥臊的尿味足令人發嘔，章太炎即時怒火中燒，開門大罵「王八蛋，沒娘養的，不去廁所，隨處撒尿！」樓上一位青年；也報之以罵，彼此互不相讓，幾乎動起武來，鄰居前來勸解，大家通過姓名，樓上青年，才知道是鼎鼎大名的章太炎，趕快道歉，並願拜在門下折節稱弟子。這就是年方二十的黃侃。後來章太炎說：「余遠難居東，季剛（字侃）始從余學，年逾冠耳，所為文辭，已淵懿異凡俗，因授小學經說，時亦賦詩唱和」他因為給季剛講課，遂設「國學講習會」於「民報社」，借「大成中學」教室作課堂，為弟子講授經、史、子、集及音韻訓詁之學，聽講者百餘人，後成名家者若干人，如錢玄同、周樹人（魯迅）、周作人、朱希祖、黃季剛、沈兼士、龔未生（後為章之女婿）、許壽裳等。光緒三十四年，「民報」停刊，章太炎專從事於「國學講習會」的講授工作，直到辛亥革命成功，才輟講回國。章太炎抵滬之後，與光復會會員如熊希齡、張謇、陶成章、李中柱等商談，成立「中華

民國聯合會」，不久改為「統一黨」並創刊「大共和日報」，後與國民黨立於對峙地位。同時太炎由孫中山先生聘任為樞密顧問。「統一黨」改組，與民社黨合併，改稱「共和黨」黨員多爭奪權力，漠視黨務，章太炎對此頗表灰心。他嚮往武昌為革命首義之地，乃赴武漢見黎元洪，黎知其為不易相與人物，且負盛名，以上賓待之，聲稱：「革命事業，章先生為先輩，今後猶多賴指導和襄助」。章太炎遂以黎氏為平易近人，大有可為之人物，深傾羨之。章太炎早年治文字學，好炫耀古文，措詞用字，頗不為一般所通曉。他早年娶妻張氏，生有三女，長名××，次名××，三名××，中年喪偶。

民國二年，蔡元培為他作伐，介紹湯國黎女士和他結識，不久在哈同花園舉行婚禮，孫中山先生和黃興、陳英士等革命志士均躬與其盛。洞房之夜賀客要他們新婚夫婦即席賦詩，章太炎口占五絕云：

吾生皆稊米，亦知天地寬；
振步陟高崗，招君雲之端。

賓客臨去之時，楊李威女士再請章太炎作詩謝客，並示致謝媒人之意。章太炎又吟詩云：

龍蛇興大陸，雲雨致江河；
極目龜山峻，於今有斧柯。

被囚北京絕食經過

民國二年孫中山先生辭卸大總統職，讓位與袁世凱，二月二十日，袁世凱在北京就任臨時大總統，黎元洪就任副總統，以北京為國都，對舊

日革命先進盡量籠絡，聘章太炎為總統府高等顧問，章太炎聞訊，興致勃勃，以為大有可為，乃奔走北京，向袁陳述列強窺伺，邊疆不寧，願為新政府籌備邊事，以靖藩籬，袁乃委章為東三省籌邊使。章太炎既獲新任，以為可償宿願，請袁撥經費，派屬員，擬設署於長春，展開工作。可是，袁世凱好弄權術，並無重用太炎之誠意，他在北京苦苦的等，設署開業之事竟杳如黃鶴。二年三月二十日宋教仁被刺於上海，章太炎聞係袁世凱所為，居留北京恐將遭禍，乃藉故南下。他曾去長春一行，以了解當地情況，結果枉費心機，曾題「癸丑長春籌邊」詩云：

劍騎臨邊塞，風塵起大荒；回頭望北極，軒翹欲南翔。

墨袂哀元后，黃金換議郎。殷頑殊未盡，何以慰三殤。

他在北平期間，黎元洪對他禮遇甚厚，但云副總統不過虛有其名，毫無權力，雖欲助之，亦無能為力。章太炎南歸後，曾鼓動黎元洪選舉總統，元洪要他去北京向袁世凱建議，章太炎又再去北京，袁授以勳二位以籠絡他，他向袁說「帝制已成過去，總統由民選，不可妄為」引起爭端。袁殊不欲，章太炎在北京逗留七天後又回上海，參與第二次革命討袁密謀，並在上海發表討袁文字。袁世凱對章太炎既痛恨又害怕他文章犀利，煽動國人，乃託湖北共和黨員陳君，伴邀章太炎去北京主持黨務，因該黨理事長為黎元洪，副理事長即章太炎。章太炎欲藉共和黨之力與袁世

凱爭，乃毅然北上。

章太炎一到北京，往見袁世凱，語多怨尤，這時二次革命已遭失敗，袁世凱趾高氣揚，即令陸軍執法處長兼戒嚴副司令陸建章加以監視，從此章太炎失去自由，他却大言不慚，憤對陸說：「余本光復前驅，中華民國由我創造，不忍其覆亡，故入都相視耳！」

湯國黎與章太炎新婚不久，又遭分離，章太炎也想不到一入都門，幾成永訣，要求往青島，給袁世凱立願「雖在異國，至死不敢謀燕」。袁置之不理，他後來會找機會逃到東站，又被憲兵拘回，他以為前次為清廷所拘捕，幸而不死；今竟為民國時代漢人總統之袁世凱所拘捕，豈不冤哉。乃作絕命書於妻子湯氏云：「吾生二十而孤，憤世嫉俗，絕意考試，精研學術，忝為人師，中遭困難，辛苦已極，不死於清廷購捕之時，而死於民國告成之日，尚何言哉！」

他又來個「君來好收吾骨」的電報：

「義不受辱，決志趨死，不必銜悲，亦無須設法，為告塾山（湯壽潛）於青田劉文成墓旁求一曠地足矣。」

章太炎自此絕食，存心餓死，門生故舊前來勸他都歸無效。時值天寒地凍，北京已積雪盈尺，他餓了兩天，動盪不得，直挺挺地倒在床上，兩眼沒神沒力的望着天花板。吳承仕、馬夷初、錢玄同、朱希祖、周作人等着急萬分，他的屋子防袁世凱用煤氣毒死他，一向不用煤爐，大家來看他時凍得發抖，大家都說：「這怎麼得了！」所有安慰他的話都不發生效力，馬夷初表示也陪他

絕食，要活活餓死。這時吳承仕想了半天，慢吞吞地說：「從前劉表想殺禰衡，但又怕受人指罵，枉殺名士之惡名，乃假借黃祖以殺之。想起來，現在的袁世凱又比劉表棋高一着，更不需假手他人，要先生自殺，居心狠毒，高明之至，可歎，可歎！」

章太炎一聽，楞了半天，忽然說道：

「豈有此理，真是豈有此理！」

大家一看事有轉機，苦勸一番，朱、錢乘機請吃荷包蛋，章太炎從床上翻起來說：

「我實在不忍心要夷初也來挨餓，好吧，就這樣吧！」

於是開始進食，吞下荷包蛋一盤。

民國五年袁世凱暴斃北京，黎元洪繼任總統，六月十六日，章太炎恢復自由之身，他以為黎元洪對他頗具好感，大有可為，殊不知黎對他貌合神離，敬鬼神而遠之，章太炎遭受冷落，大為掃興，乃南歸上海，曾作「夏口行」一首云：

夏口何迢迢？南國之紀綱。中有一猛士，威盡膽殊荒。力能斬地脈，智能分天章。不念同胞苦，好自相扶將。鬪鷄一尋畔，骨肉還相戕。稱兵犯莫府，五戰皆夷傷。行行各分陌，千里不相望。馬知弟與兄，白露能為霜。赤松亦之遠，誰能無他腸？良言不見聽，思之淚沾裳。

六年（西元一九一七）九月，孫中山先生在廣州組織護法軍政府，任章太炎為秘書長，又與

中 外 雜 誌
胡漢民意見不合，兼又函電交錯，終日忙於文牘，自請以秘書長名義，宣揚護法宗旨，巡行東南各省，跋涉一萬四千餘里，然因各地意見分歧，為個人利益打算，至民國七年十月，灰心喪志回到上海。

對佛學儒學的見解

章太炎的個性不適宜於從政，可是他仍在政治場中盤旋一段時期，其結果可說是失敗的。他終身最大的成就是教學，不論在國內國外，他都不忘講學以傳授弟子，期望他若干年來研究所得，不至落空。他早年仰慕孔子，孔子從政時間很短，講學時間較長，他亦復如此。居東京時，很多知名之士都來聽他講學。他所講的範圍很廣，除文字學外，諸子百家，三教九流他都有心得。儒家之學雖是他學之所本，但對道家、佛家之學亦造詣很深。他在「蘇報案」發生，囚之三年，專攻佛學，居東京時，集僧徒三十餘人講解佛學，獨倡法相、華嚴二宗，最反對淨土宗，認為燒紙、拜籤、化筆、扶乩祇求現實，利在個人。華嚴則普渡眾生，法相主張「萬法惟心」，現實世界形形色色，全出人心，多屬幻念。章太炎對佛教好感，乃佛教講求平等，滿人仇視漢人，發生種族的歧見，不平等以對漢人，因信仰佛教可以激起一般人驅滿復漢，恢復平等。章太炎以佛教道理來解釋老莊，又以老莊與西方哲學家如康德、斯賓格勒等人的哲學相印證。著「莊子解故」一卷，「齊物論釋」一卷。他對於老莊認識與衆不同，一般以為老莊乃出世主義，他却以為老

莊哲學是入世的，他說：

「佛法雖高，不能應用於政治及社會；老莊玄理可用於政治和社會，較儒家為高。」

章太炎對儒家學說認識很深，但他反對所謂

「孔教」或「儒教」之說，他以為孔子不是甚麼教主，乃是一位人文主義者，孔子的貢獻約有四端：

一、制歷史 孔子作春秋，因年紀事，層秩有序，使後世得以知古，開紀史之先例，編年史之祖也。

二、布文籍 春秋以前，政典掌於天府，禮教不下庶人，皆為貴族所掌握。孔子刪詩書，定禮樂，傳布於民間，使人人皆可認識典章制度，家家皆有機會學習圖史。

三、振學術 春秋以前，唯有貴族子弟始能接受教育，孔子開私人講學之風，脫離「官守其一術」，凡有志之士，可發抒己見，百家爭鳴，雖所見不同，皆可並存，中國學術得由是興。

四、平階級 春秋以前，官出貴族，平民不得上進，自孔子設教，不分貴賤，有教無類，弟子達三千餘人，散佈列國，皆為卿相之資，由此平民寒素皆得上達，階級之分，由是蕩平。

醫卜星相樣樣皆通

章太炎亦精通中國醫學。曾一度擔任中國醫學院院長，中醫學校校長，世傳有「粹病新論」(急性傳染病)、「章校長太炎先生醫學遺著特輯」，但他並未懸壺問世，誠所謂「儒醫」者流，以五行之理，推論心肝脾肺腎五臟之病源。他對醫、卜、星、相，樣樣皆通，對於命運之說他的

看法是「聖哲無不知命，不知命者無以為君子也。」

他以為「人生無論窮通壽夭，都有一個吉運，不過其規模巨細，時間長短却不一定，那必須人事的配合，若徒委之天命，則吉運來時，或且還正在睡夢中應了。」

他的醫學，得之於老師俞樾和朋友惲鐵樵。俞樾是「儒醫」，著有「醫學讀書記」，易學和陰陽學亦精，著有「易說」「卦氣」「值日考」「原易」「窮通變化」「玩易」等，故章太炎得樾之傳甚厚。另有名醫惲鐵樵，與章太炎相往還，得惲之醫學指導，更增加心得。惲死，章太炎有輓聯悼之云：

千金方不是奇書，更赴蒼冥求啓秘；
五石散竟成末疾，尚憐甲乙未編經。

章太炎因學問淵博，涉獵甚廣，幸好他熱心教學，傳授弟子不少，他說：「研精學術，悉為人師，中間遭罹禍亂，辛苦亦已至矣。」他在日本，回國後民初被袁世凱囚禁，於民國二年十二月九日，居囚拘中，於共和黨本部之大化石橋講授經史，講學未幾，又被移居扶桑館(日本旅舍)，仍受監視，弟子亦多轉往聽講。一度移居龍泉寺，後又遷往東四牌樓的錢糧胡同。總之，袁世凱使之遷徙無常，以免居久而生變化。

門下高足五王二妙

他教學既久，傳授弟子雖多，但他自負太甚，認為能承其衣鉢者竟無一人，故云：「吾死以後，中夏文化亦亡矣。」在他心目中較為得意的門生，號稱「五王」「二妙」，所謂「五王」，據汪東(字旭初)說：

「先生晚年居吳，余寒暑假歸，必侍側。一日，戲言余門下當賜四王。問其人，曰：季剛常節老子語『天大，地大，道亦大。』丐余作書，是其所自命也，宜為天王；汝為東王，吳承仕為北王，錢玄同為翼王。余問錢何以獨為翼王？先生笑曰：『以其嘗造反耳。』」（錢本受章太炎文學學，後參加文學革命，主張廢棄漢字，章太炎大罵「反了，反了！」）越半載，先生忽言，以朱逖先（希祖，曾任北京大學教授兼史哲系主任）為西王……今先生與諸子，先後殂謝，一時詠嘲，思之腹痛！親齋（吳承仕）久居此地，逖先為浙西人，故名號從之。」（寄菴談薈）汪東為蘇州人，長於詞賦，在中央大學任教。黃季剛，以狂聞名，時人名之曰「黃瘋子」與乃師「章瘋子」無獨有偶。他矜才使氣，目中無人，但章太炎很欣賞他說：「清通之學、安雅之詞，舉世罕與其匹，雖以師禮事余，轉相啓發者多矣！」汪、黃二人，皆為中大教授，又稱章門「二妙」。

蘇州國學會的名流

章太炎雖周遊各地，達官貴人多與相識，然因其性格孤傲，曲高和寡，始終不得志，民國十五年後，在上海著書講學，「九一八」後，二十一年又發生「一二八」事變，日本侵華之凶焰，不可嚮邇，門生故舊，多邀請他去北平，在燕京大學以「論今日切要之學」為題，勉勵學生珍惜中國歷史文化。在北京無所施展，二十一年七月再回上海。時南社詩人金天翮，同光派詩人陳衍，前國務總理李根源等居蘇州，與當地士紳張一

聲等發起講學，並敦請章大師參與。章太炎至蘇州，與諸友發起組織「國學會」，並創辦「國學商兌」季刊，後更名「國學論衡」，由金天翮主其事。章太炎愛國心切，見日本帝國主義欲亡中國，乃一面講學，一面鼓吹抗日，以喚醒國人。因憂勞過度，身力日衰，政府贈休養費一萬元，作為養病醫藥費。章太炎將此款設「國學講習會」，創辦「制言」半月刊。

不治生業不作逢迎

章太炎一生從不為個人生活打算，這時處境日漸艱苦，夫人湯國黎及孫世揚總理「國學講習會」會務。他們以傳道、授業、解惑為主，又聘名家講學，開支既大，收入不多，章太炎靠賣文所得以補貼費用，仍嫌不足，有人勸他懸壺治病，他又不肯。他生性高傲，執筆時從不願作阿諛之類的逢迎文字，有時達官貴人，求為祝壽文字，他反借此罵人，弄得求者啼笑不得。有一王姓暴發戶，附庸風雅，求章太炎題字，他置之不理，某商人願出高價，亦求之不得，乃託人代為說情，章太炎鄙其為人，乃書一聯云：

一二三四五六七；孝悌忠信禮義廉。

某商甚是得意，懸於高堂，逢人便講：「國學大師為我題字」。有一天，有一位識者含笑對某商說：「寫得寫得很好，可惜上聯忘八，下聯無恥，似乎有點取笑傷人之意，因意謂：『王八無恥』也。」商人聽了，氣得七竅生烟，羞愧無地。章太炎本來書法不錯，可是他偏偏又不輕易提筆，求字的人，還要與他相識的人介紹說明求

字人的家世人品，否則他不接受。他以為錯寫給那些不倫不類的人，有辱斯文。因此，還有那個敢去向他求「墨寶」，自討沒趣。

晚年領悟由衷之言

章太炎在蘇州講學地點，是在公園辦事處的樓上，每週二下午由他主講，他的交通工具是坐自備黃包車，車夫的年紀和他差不多，二老一坐一拉，相映成趣。下車後，扶章太炎上臺階，彼此搖搖晃晃，旁觀者不知誰在扶誰也。他愛吸三五牌香煙，講課之時，吞雲吐霧，輕烟繚繞，課堂之下，隱約中看見一座乾癟的神像，在香烟迷漫中頻頻發音，這種教學精神，也許他效法孔夫子的「學而不厭，誨人不倦」吧。民國二十五年六月，教學以終，享年六十九歲。

章太炎不但國學有成，西學亦博覽書，中西思想他都涉獵很多，但他始終不忘「夷夏之防」，愛國家，愛民族，愛歷史文化。因為他所學太廣範，有時也不免言不由衷，如「五無論」之類的話。可是，在他晚年閱歷已多，對人生的體驗已富，對過去的一切已有新的領悟。他致友人書說：「少年氣盛，立說好異前人，由今觀之，多穿鑿失本意，大抵十可得五耳。假我數年，或可無大過。」實際上，章太炎的晚境是落寞的，但他始終未發半點牢騷，怨天尤人，總是熱忱的務學和著作，這就是他不平凡的地方。

編者按：本誌發行人王成聖教授撰有「章太炎的故事」，曾載新生報副刊，現選入「中外雜誌選集」第一集，請參閱。